

本文作者李贺就职于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,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济南市作家协会理事。作为一位有着30年警龄的公安民警,作为曾经的《济南公安报》的记者、编辑,她随警作战,深入一线,既亲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抓捕过程,也目睹过许多令人心痛、惋惜或感动的事件,更见证了警察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诸多平凡故事。自今日起,李贺的“警察手记”系列文章将陆续刊出,为我们细细讲述那些可洞悉人性最深处或灰暗或温暖的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【警察手记】

## 一次难忘的抓捕经历

李贺

人生的长河中总有些抹不去的记忆,好像河水中的浮萍,时隐时现,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它。

最令我难忘的要数1995年冬天的一次抓捕任务。记得那是隆冬腊月,刚刚下过雪的路面还有些湿滑。晚上10点多,我们公安报的记者们就来到刑警支队的大案中队长待命了。根据报社安排,经刑警支队领导同意,当晚我们要随警作战,跟随刑警亲临抓捕现场。

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,不知将要面临怎样的惊险刺激。虽然公安报的记者也都是警察,但没有一个干过刑警。大案中队的中队长发话了:今晚的抓捕行动针对命案在逃人员,根据可靠情报,5名长期在逃人员陆续返济,分散在家里、亲朋好友家或出租房内。这些人员命案在身、穷凶极恶,抓捕过程中要注意安全,带好武器,有情况及时和队里沟通。今晚是5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,行动时间是凌晨两点。队长分配完工作,看看我们5个人说:你们每人跟一个小组,都是同行,安全问题就不强调了,现场一定要听从指挥。

就这样,我们5个记者各自跟随一辆警车出发了。出了刑警支队的大门,几辆警车向不同的方向驶去,消失在严冬黑夜里。我跟随的抓捕小组加上我共5个人,组长是我警校的师哥,虽然平时较为熟悉,但当晚的气氛还是令

我有一丝紧张。师哥问我,怎么不说话?是不是有些紧张?我说是啊,工作七八年了,还没有见识过抓人呢。师哥笑着说,那就见识见识,但愿今晚运气好,能赌个正着。

很快,警车在北郊一所工厂的宿舍区大院里停下了。大家下车,徒步走了几分钟来到一座宿舍楼前。宿舍楼很普通,和周围的楼没什么区别。在一家一楼带小院的门前停住脚步,小院有一个铁门,很高,几乎和院墙一样高。师哥围着小院转了几圈,回头看了看身材瘦小的王刑警,王刑警默契地点点头,然后又返回车上。

坐在车上,我才闹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师哥是问王刑警能不能从墙上翻过去,王刑警示意可以。我惊奇地问,水泥墙这么高,怎么可能?王刑警幽默地说,一切皆有可能。师哥也调侃我不深入基层,说刑警的本事大着呢,以后要多多宣传。

凌晨时分,车里安静下来,大家都不说话,几位刑警似乎睡着了。坐在他们中间,我一点儿困意都没有,盼望着凌晨两点的抓捕行动。

时间到了,师哥在车上简短地安排了一下任务。师哥和另外两位刑警从正门进屋,王刑警在小院的后墙守候,听到屋内有情况马上翻墙进屋增援。师哥问我要不要在车上等着,我断然拒绝了,一定要跟他们进屋。

宿舍院内一片寂静,只有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声。再一次来到那户一楼的人家,师哥敲门,“咚咚咚,咚咚咚”的敲门声在凌晨格外刺耳。半晌,听到开灯、说话的动静,又敲,终于传来一位老年妇女的声音:“谁啊?”“公安局的,开门!”屋内忽然没了动静,过了好长一会儿,师哥又喊了几次话,房门终于打开了,一对老年夫妇惊恐地看着我们。大家进屋,我跟随其后也走进屋里。房间不大,老式的两室一厅。师哥出示了一下证件,大家就分头到各个房间搜查。老年妇女惊慌地说:“我儿子真没回来,回来我一定亲自把他送到公安局。我和他爸爸都是老实人,你们还信不过我吗?”旁边站着的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年男人,就是案犯的父亲,也一脸惊慌,听到老伴这么说,直点头。

我看着这对老年夫妇衰老又惊恐的脸,心里涌起一丝怜悯,可怜天下父母心,儿子犯罪,父母跟着担惊受怕,真是作孽。看到大家在各个房间搜查,我也插不上手,就坐到客厅的一个凳子上,身后是个大大的黄色壁橱,我顺势倚在上面。

不一会儿,师哥走过来站在客厅中间,怔怔地看了我一眼,用手比划着示意我起来。接着,他对那对老年夫妇说:“我们今天就是过来看看,没回来算他走运,希望你们不要包庇罪犯,有他的消息马上通知我们。”

很快,大家离开,来到楼前的一处僻静处。我有些懊恼地说,今天真不走运,什么也没见识到。师哥说,他就在家,床上的褥子还是热的。另一位刑警说,应该在壁橱内藏着。我有些激动地问,为什么不抓他?师哥有些苦笑地看着我说,

因为你坐在壁橱外面的凳子上啊。他手里肯定有刀子之类的凶器,他在里面已经做好准备,这时抓他会伤害到你。我一时语塞。师哥看出了我的懊恼,接着说,即便你不坐在那里,他藏身的位置也对抓捕不利,这些有命案的家伙很危险。

半个小时之后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,那些惊险刺激的电影画面与之相比统统弱爆了。只见王刑警抓着墙外的树枝,一个箭步跃上小院的墙头,跳进院里,麻利地打开小院的大铁门,师哥手枪上膛,大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院内,打开屋门,在一声声“手放下,不许动”的喊声中,人高马大的案犯在床上束手就擒。等我走进屋里,案犯已经被戴上手铐押着往外走。而那对老年夫妇木然地看着我们,没有一丝表情。

我是和案犯挤在一辆警车上返回的警队。车上,师哥在电话机里简短地报告着情况:“人已归案。”

我们是最后一组到达刑警支队的。当晚的抓捕行动除了一组扑空,其余都是满载而归。凌晨3点多,刑警支队的大楼灯火通明,当夜的审讯工作紧张进行着,这些忙碌了一晚的刑警又投入到审讯工作中,这对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。

事后为核实一些细节问题采访师哥才知道,第一次离开案犯家的时候,他们就悄悄地把通往小院的屋门打开了,所以,选择从小院进屋,也是早已做好了准备。

那一期的公安报因为有抓捕案犯的纪实报道而好评如潮,而这次随警作战的经历也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,每当想起,总会为我的刑警战友自豪,为警察自豪!



【浮世绘】

## 吵一个新时代的架

叶倾城

第一次有朋友向我倾诉翁婿矛盾,倒是时下常见的格局:太太怀孕待产,岳父母登门照顾。原以为最多是生活习惯不合,小两口都熟读《双面胶》之类时代作品,早有准备。没想到岳父在机关里混了一辈子,一身真知灼见要教给女婿:逢年过节催他给领导拜年送礼;女婿晚饭时接个单位电话,才一搁下岳父就皱眉:“你有一句话说错了”;关于他的入党事宜,更是一日三次提、三日九遍讲。亲爹都没这么

耳提面命过,他又不好意思像对亲爹那样吼回去:“你少管我。”

太太月子还没坐完,他就开始思索外派的可能性,惹不起躲得起,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循常规劝他说:不必身在福中不知福,二老帮忙做了无数家务,解除了多少后顾之忧……心里却无端想笑,饶我是“情感专家”,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:婆媳问题可以说是两个女人爱同一个男人的下意识的争风吃醋,翁婿问题总不好说是“同理可证”吧。弗洛伊德老师再世,也只能尴尬地笑着否认。而我乐观地估计:这类困局会越来越多。婚姻在中国已经质变,不再是他“娶”她,她“嫁”他,而是他与她

走出各自的家门,共同买房置业,组建属于自己的王国。原来理直气壮的家长们,现在已经变成年轻人生活中不一定受欢迎的干扰者;本来天经地义的“子妇无私蓄无私藏”,现在很可能是AA了。同一份家业,他想买房,她想投资,而他与她有完全平等的权利;中国人说了三千年的“子不教父之过”,但现在,也许“虎妈”有更多的发言权,各种培优班,都是妈妈们在安排,中小學生出国事宜的见面会,妈妈们人头攒动,爸爸们多半不同意,但他们的意见也只是家里的一票,不占绝对优势。世界变了,家庭结构也随之而变,于是出现全新的缺失与矛盾。不必惊呼“人心不古”,我只知道,所有的生物都有适应性,会在新的环境下改变自己的食性、习性甚至外观,以备更好地生存下

去。我对我的朋友说:好歹你是在自己的家里,长辈的价值观与你不一致,你可以自行选择拂袖而去或是留下来,你不会被扫地出门,更不会因为忤逆而被满门抄斩。你的岳父很热心地爱着你,果然是视你如子,既不因怕你虐待女儿而讨好你,也不嫌你没当官而逼你去求取功名,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?不开心?四海之内,哪里有什么开心的人?你以为其他人的婚被上就没有跳蚤吗?那只是因为你不曾睡在他们的床上。

总得有人吵一个新时代的架,闹一次让人耳目一新的不和,包括以大家闻所未闻的理由离一次婚……就好像,发明汽车之后四年,我们就迎来了第一次汽车车祸,因此才有了现在的交规、驾校以及高速公路。世界,就这样,一直往前走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不求福报不抱怨

杨福成

这是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故事,很感人。

一位女士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。有一天,当她完成所有工作安排,走进冷库例行检查,突然,门意外地关上了,她被锁在里面。

虽然她竭尽全力地尖叫着、敲打着,她的哭声却没有人能够听到。这个时候大部分工人都已经下班了,在冰冷的房间里,没有人能够知道里面发生的事儿。

五个小时后,当她濒临死亡的边缘,工厂保安最终打开了那门,奇迹般地救了她。

后来她问保安,他怎么会去开那门?这不是他的日常工作。

他解释说:“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35年,每天都有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,但你是唯一每天早上上班向我问好,晚上下班跟我道别的人。许多人视我为透明看不

见的。今天,你像往常一样来上班,简单地跟我问声‘你好’,但下班后,我却没听到你跟我说‘再见,明天见’。于是,我决定去工厂里面看看。没听到你的告别,我知道可能发生了一些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工厂每个角落寻找你。”

这个故事为什么感动人?第一,它让我们知道,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尊重的;第二,它让我们明白,尊重一个人原来是如此简单。可能,更多的人还会悟到善有善报的道理,我们不求这个。

我认识这么一个人,他和我关系也不错。

他们单位都叫他人渣,我很不明白,这么一个长得人五人六、能说会道的人,怎么会是人渣呢?

有一天,他喝醉了,躺在马路上,我正好路过看见他,想把他拉起来,可他的四肢松松垮垮,像熟

过劲的面条一样牵拉着,站都不能站。任我怎么喊,他眼也不睁,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。我赶紧拨打“120”,把他送到医院,陪他打完吊瓶,然后又把他送到家里。

过了几天,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,你认识“谁谁谁”不?这个“谁谁谁”就是他,我说认识啊,怎么了?

怎么了,他说你是个大坏蛋,世界上没有比你再坏的人了,说你偷公家的东西、父母来了也不管饭。

哈哈,我说,嘴长在他脸上,他爱咋说咋说呗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和某单位的领导想合伙做一件事,怪就怪这世界太小了,偏偏这事就让他知道了。他找到这个领导,说我做事没原则、没能力、不讲诚信、好骗人,大说我的坏话,结

果,这事还真让他搅黄了。

原来,他还真是个人渣。很多人说,他活了五十岁,得有六十年专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

人渣归人渣,但我见了他还是客客气气,该请他喝酒喝酒,该请他喝茶喝茶。很多人都笑话我,说对这种人还这么好,你不是傻子吗?

我笑笑说,人渣也是需要尊重的,否则,他会更渣。

“人若草木草若仙,你好我好挂嘴边。善言善行无过错,不求福报不抱怨。”这诗的意思是,人像草木一样,都平平凡凡,但草木又像仙人、圣人一样,都需要尊重。说句好话很简单,让人高兴就是;吃点喝点也穷不了,让人高兴就是。善言善行总是无过错的,不要在乎什么福报,也不要抱怨什么。